

年味裏的一絲幽香



人生在線
葉炎

春節前給家裏選購幾盆鮮花那是必須的，既能增添一點節日的喜慶氛圍，奉獻一番爛漫的視覺享受，還能彰顯一種高雅的生活格調，幾全其美。

裕豐花市春節期間比平時忙碌許多，雖是冬季，應景時令的花卉真是不少，大都是從南方運來，五彩繽紛，讓人目不暇接。每逢春節來臨，我都如約而至，來這裏「拈花惹草」。

我小時候只見過菜市沒見過花市，即便有極個別的小資人家有養了花，大都是自家種植的，走過路過，煞是羨慕。我家不遠處有一個柴場，每天天一亮就熱鬧起來，賣柴的買柴的，在晨曦中討價還價。賣柴的大都是大別山裏的山民，下山賣柴時順便帶少許的山貨出售，如乾筍乾菇茶葉一類。秋末冬初，也會採幾株野生的蘭草到城裏來尋新主人。那時候家家都很拮据，柴米油鹽是頭等大事，哪有閒錢買花，雖然一株蘭草也就幾分幾角錢。印象中有一年春節前，父親也曾買過幾株野生蘭草回家，種在破損的瓦罐裏，像寶貝一樣伺候著。春節期間，窗外雪花飛舞，窗台上的瓦罐裏還真露出一朵朵小花瓣來，或青色的白色的，或黃色的紫色的，在濃濃的年味裏散發出一絲淡雅清新的芬芳，尤其在晚上，一陣陣，沁人心脾。

如今，人們追求生活高品質，城裏的花店移步遇見，花市也不再稀缺。

春節期間花市裏人頭攢動，花卉的品種也很多，隨行就市，價格當然比平時要貴不少。哪怕是一簇不顯眼的水仙花，好幾十塊錢呢，看似有幾個花苞，回去能不能開還沒個準頭。蘭草品種繁多，價格差異很大，選購時讓人皂白難辨，遲疑不決，沒點專業水準買回來很可能是見草不見蘭。

百花叢中，金桔也堂而皇之地傲立其間，其實它跟花卉只能算得上沾親帶故，若得寵便是其寓意好，桔即為「吉」，過大年的時候在家裏擺上一盆金桔，再掛上一眾小小的紅燈籠，看着都喜氣，金桔賀歲，大吉大利。

紅掌、鳳梨花和蝴蝶蘭都算是花之驕子，最受人們的喜愛，身價當不菲。紅掌姹紫嫣紅，色澤艷麗，紅色花朵中的金黃色花穗還象徵著金錢的意思，且「掌」的諧音為「展」，寓意招財進寶，大展宏圖。鳳梨花大家都叫它「鴻運當頭」，花朵長在葉子頂端，花大色艷，喜氣洋洋，含蓄又熱情。蝴蝶蘭素有「蘭花皇后」、「漂亮公主」的美稱，五彩繽紛，嫵媚多姿，花團錦簇，清麗不俗，讓人賞心悅目。

蹣跚一圈，選購了幾盆心儀的鮮花放在車上。車窗外，人海如潮，熱鬧非常，一派紅紅火火、喜氣騰騰的節慶氛圍，預示着蛇年春節已至，年味正濃，濃濃的年味裏，沁人的花香從未缺席，瀰漫其中，著實讓人陶醉。



市井萬象

佳節將至年味濃

臨近春節，北京的中國工藝美術館（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）的「過年——春節主題展」吸引眾多市民遊客參觀。該展通過藝術化呈現與春節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，讓觀眾體驗濃濃年味。圖為「新春大吉」祝福語吸引觀眾打卡。

中新社

香脆的狂歡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深秋的一天，英國萊斯特郊區某農場的工人們緊張地忙碌著，他們將一箱箱的土豆裝上卡車，接下來便開啟土豆的「變身」之旅。

此次主角是「羅塞塔夫人」（Lady Rosetta），一種秋季的土豆品種，因形狀圓潤、外皮呈粉紅色而得名。當它們從卡車上卸下，立即被投入到巨型水池中，洗去附着的泥土或沙石，再被不銹鋼傳送帶送入旋轉的滾筒，在那裏削去粗糙的表皮。然後它們穿過一條檢查帶，由工人熟練地尋找隱藏的瑕疵，合格的土豆被送進旋轉刀片的切割機，切成一點三毫米的薄片，再洗掉多餘的澱粉並烘乾水分。此時來到關鍵步驟，它們要放入裝滿五千毫升食用油、溫度在一百八十攝氏度的大鍋中油炸，時間必須控制在三分鐘。出鍋後，它們成了金黃捲曲的脆片。到此還沒完，一個智能的自動掃描設備要再次將它們檢查一遍，去掉那些看起來不太完美的，接着再放入大鐵桶裏調味，配方是嚴格保密的，最後由機器稱重和裝袋。至此，歷時約二十分鐘，一袋袋來自農場的「羅塞塔夫人」，從新鮮的土豆變身成一包包香脆的薯片。

薯片作為最受英國人歡迎的食品之一，去年銷量創出近年新高，上述工廠只是薯片產業的冰山一角。英國營養科學家蒂姆·斯佩克特在《更明智的食物選擇》一書中稱，英國人每年要吃掉六十億包薯片，由不同季節的土豆品種製造，口味多達上百種。很多人將其作為餐食的一部分，平均每人每周約吃掉兩包半薯片。兒童尤其離不開薯片，許多孩子會在午餐盒裏配上薯片。據說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卡迪夫一家電影院放映西部片時，孩子們因為從小食店買來的薯片變質而大哭起來，喜愛程度可見一斑。

英國國民作家伊恩·麥克尤恩在小說《追日》中，形象地描寫了英國人享用薯片的樣子：「他雙手拿起袋子，在它頸部撕開，袋裏散發出一股膩人的油炸和酸醋的香味。他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片，再坐直身子靠在椅背上。」他向來是那種認真享受的男人，訣竅在於「要把那股香氣集中在舌頭中心，讓味覺向周圍散開一會

兒，再將薯片往上推，頂到上顎處碾碎。」此刻吃薯片已昇華為「一種將愉悅的記憶、渴望以及愛國情懷立體演繹的行為。」另一位英國美食作家馬修·福特則形容吃薯片已是一種身心體驗，「嘎吱聲、氣味、味道、鹽如何在舌頭上溶解，味道如何在鼻子中形成」，對馬鈴薯的熱愛「已根植於我們的美食基因中」。

想探究英國人為何喜歡薯片，就不得不提及英國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。紀實作家菲麗西蒂·勞倫斯在書中提到，薯片是工業化與廉價多產農作物結合的最成功產品之一，而英國比歐洲大多數國家更早實現工業化，在吃薯片上具有先天優勢。此外，英國人的主要食物是土豆，因此對薯片也擁有天然的親近感。比如二戰時期，密封的加鹽薯片成了理想的生存食物，在倫敦大轟炸時很多人將其帶入防空洞，有英媒甚至形容薯片起到了鼓舞國民士氣的作用。如今薯片在超市、便利店，甚至加油站的貨架上都能見到它的身影。另外，薯片特別貼合英國人的酒吧文化，它與啤酒、蘋果酒等酒精飲料形成理想搭配，用美食家的話說，這種食品組合容納了「土豆的奶油味，調味品的鹹味和甜味，以及啤酒的苦味」。因此，與歐洲很多地方開胃酒喜歡搭薯片或橄欖有所不同，在英國，薯片不僅配酒，更是一種有著複合功能的美味佳餚，並無可爭議地成了英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不僅如此，英國還是為數不多在薯片

上追隨潮流和趨勢的國家。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薯片進入英國千家萬戶後，食品專家便開始研究和模仿各種複合口味，薯片公司紛紛推出自己的獨特口味搶佔市場，不同版本薯片也如雨後春筍般擺上貨架，像是夾三文治的醃製口味；酒吧流行的鹽醋口味；專供火車之旅的乳酪洋葱口味；懷舊的雞尾酒蝦口味等等。有花店甚至拿薯片當花瓣包成「香脆花束」，作為紅玫瑰的浪漫替代品。

去年以來，伴隨「Britishcore」標籤在TikTok上走紅，數十年前的老式風味薯片銷售激增。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案例：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由於對獨特口味有着強烈需求，英國薯片市場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。威爾士酒吧老闆菲利普·劉易斯創造了史上最奇異和古怪的薯片口味：刺蝟。據稱，劉易斯受到旅行吉卜賽人喜歡吃烤刺蝟的啟發，在聽取了食品技術員對口味和調味的建議後，研發出「刺蝟薯片」。雖然一時間很受歡迎，卻也引發了關於薯片中是否真正含有刺蝟肉的爭議。最終劉易斯將廣告改為「刺蝟口味」，並在多年後承認，該薯片的味道實際很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英國肥胖率不斷上升，薯片成了健康專家的批評對象，他們敦促薯片公司降低薯片中的熱量和限制防腐劑的使用，使它吃起來更加健康。但專家們也承認，只要不過量，把薯片當作零食吃上幾包無傷大雅。



英國萊斯特乾草市場紀念鐘樓。



▲《好東西》劇照。

鮮活的《好東西》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「MeToo」運動之後，女性議題熱度不減。這邊廂，某些曾經叱咤風雲的文藝名人，經由其女友或前女友的控訴揭發，被迫跌落神壇的不在少數；那邊廂，女性導演、作家、演員等等，藉由圖書、電影及至無孔不入的社媒平台，不斷拋出質疑、反思與答復種種，引來線上線下好一片沸沸揚揚。

熱鬧嘈雜之中，也從來不缺少清醒的姿態，例如不久前熱映的電影《好東西》。「九〇後」導演邵藝輝三年前憑藉處女作《愛情神話》在「金雞」等內地多個知名電影獎項有所斬獲，今次攜新片歸來，號稱是上一部的平行版，話題仍圍繞女性、戀愛與成長展開，表意卻更為直白甚至剛猛。片中主角不再操一口綿綿上海話閒來無事調情，而是動輒對大男子主義、性別歧視乃至社會偏見冷嘲熱諷，真真看得一眾新時代女性（以及部分崇尚兩性平等的男性）大呼過癮。

上映至今兩個月，《好東西》在「豆瓣」網站熱度不減，評分更衝至九分，為近來略顯平淡的內地電影加添一抹難得亮色。新片延續《愛情神話》輕鬆

詼諧風格，劇中人個個活得瀟灑自在。兩位女主角（宋佳飾演的單親媽媽王鐵梅和鍾楚曦飾演的「戀愛腦」歌手小葉）走的都不是尋常賢妻良母的風格：鐵梅一邊教女兒小茉莉敢於拒絕老師的不合理要求，一邊和小葉樂隊的型男鼓手拍拍打得火熱；小葉聲稱因為童年缺愛以至長大後性格彥扭，時刻愛撒謊不說，還容易一時衝動被情場老手折磨得身心交瘁。兩位性格迥異的女子，圍繞在她們身邊的男人（鐵梅的「自大狂」前夫，浪子鼓手小馬，極懂得拿捏女人心思的高顏值牙醫），還有和媽媽一樣「寸嘴」的小茉莉，共同構成這部劇的敘事以及「吐槽」主體。

劇文本不複雜，不外是柴米油鹽、拍拖結婚又離婚那些事，難得是劇中人個個伶牙俐齒、邏輯清晰，你攻我守、你退我近，餐桌上、通勤車上還有舊樓天台，處處都是鬥嘴講道理的好地方。難怪有人說這電影太淺白、不夠深刻，可有時候，已經被考勤報表KPI家長會折磨得大喊救命的我們，需要的可能就是這樣輕巧巧、簡簡單單的「課間十分鐘」。

《好東西》之後，內地一眾高票房「小妞電影」（Chick Flick）恐怕要另謀生路了。「好想好想談戀愛」已不再是當下女性的生活重心，「愛咋咋」的灑脫與自由才是。



白話文人物志
李春陽

金岳霖的三部主要著作完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，一九三六年出版了《邏輯》，一九四〇年出版了《論道》，《知識論》於一九四八年完成，但直至一九八三年才正式出版，此前曾作為內部資料少量印行，金岳霖寫了簡短的「作者的話」，他說：「《知識論》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。抗戰期間，我是在昆明時已經把它寫完了。有一次空襲警報，我把稿子包好，跑到昆明北邊的蛇山躲著，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，警報解除後，我站起來就走。等到我記起時，返回去稿子已經沒有了。這是幾十萬字的書，重寫並不容易。可是，得重寫。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或十四日，我又寫完了，交給了商務印書館。這已經是解放前夕，沒能出版。《知識論》是我花精力最多、時間最長的一本書。」

金岳霖真正的代表作，是那部篇幅不大

金岳霖

但分量很重的《論道》。金岳霖說：「每一文化區有它的中堅思想，每一中堅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，最基本的原動力。」他認為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，中國思想和情感兩方面最基本的原動力就是「道」。在《論道·緒論》中他說，「雖然從理智方面說我這裏所謂道，我可以另立名目，而另立名目之後，這本底思想不受影響；而從情感方面說，另立名目之後，此新名目之所謂也許就不能動我底心，恰我底情，養我底性。知識論底裁判者是理智，而元學底裁判者是整個的人。」他看重「道」這個「字底情感上的蘊藏非常之豐富」，希臘文中的logos如果說還勉強能對應的話，在英文裏實際上找不到任何一個單詞可以翻譯它。類似「道」這樣的字眼，在漢文中還有「天、性、命、體、用、誠、仁、義、禮」等，即使在具體的語境中你可以把這些字的意思翻譯成外文，「原來字句中所能引起的情感譯文中一點都沒有。」

哲學概念所蘊藏的情感，能夠把哲學化為行動的原動力，這是金岳霖看重的。如果得不到這種原動力，哲學就失去了吸引人和教化人的意義。在他看來，哲學不僅應該滿足人們理智上的要求，同樣應該滿足人們情感上的要求。他把哲學分成兩大部分，「一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，另一部分不完全

是理性的。」前者他指的大約是邏輯和認識論，即他的《知識論》，後者主要包括於他的形而上學之「元學」，就是《論道》。

「所謂行道、修道、得道，都是以道為最終的目標。思想與情感兩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動力似乎也是道。成仁赴義都是行道；非迫於勢而又求心之所安而為之，或不得已而為之，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，無論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義，或是孝是忠，而間接的目標總是行道……對於這樣的道，我在哲學底立場上，用我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，我不見得能懂，也不見得能說清楚，但在人事底立場上，我不能獨立於我自己，情感難免以役於這樣的道為安，我底思想也難免以達於這樣的道為得。」他概括和表達得足夠清楚明白，無奈懂的人還是很少。金岳霖說，「研究元學，我不僅在研究底對象上求理智的了解，而且在研究底結果上求情感的滿足。」

金岳霖說：「有語言文字者不但有語言文字而已，也有歷史，環境，風俗，習慣等等，而這些東西致使用語言文字者把情感寄託到語言文字上去。」故他認為，只知道語言文字而不知有語言文字者，正是白話文運動最大的「盲點」。

（二十七）